

台湾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情荒

1949-1995

A

台湾四十六年争鸣迭起的力作
台湾四十六年屡遭毁禁的名家

情 荒

(A 卷)

方 楠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哈尔滨

情 荒

(B 卷)

方 楠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哈尔滨

情 荒

(C 卷)

方 楠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黑版贸审字 08-95-001 号

责任编辑:韩继海

封面设计:永升

情 荒

Qing Huang

方楠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60 印张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7-03264-1/I • 528 定价:69.80 元(A、B、C 三卷)

前 言

“情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十分古老而永远新鲜的话题，“情爱”这个凝集了人类无限憧憬的精灵，使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饱尝了欢愉与痛楚。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把“情爱”做为人类的永恒主题，谱写着一曲曲超越时空、震撼心灵的圣歌。世界著名作家劳伦斯就曾对“情爱”作出过精辟的注解：“爱，只有在两性结合中才被赋予了双重的意义：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所以，“情爱”小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拥有着庞大的读者群。

近年来，冠以“中国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的丛书，颇得大陆读者青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中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台湾，其作家的许多十分精采的情爱小说作品，却很少能够全面、系统地展示给大陆读者。为此，我们从当代台湾四十六年（1949—1995）间浩瀚无垠的报刊、杂志中，精心编选了当代台湾52位作家，68篇以描写两性情爱生活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汇集成册，以飨读者。

在中国文学评论界中，有人敢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却无人敢轻视台湾文坛。事实上，台湾小说几乎是与大陆小说同步发展的。本世纪的台湾，充满了社会动荡，一场残酷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统治这个中国岛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侵略者撤离了，在它身后留下了一片战争的荒园。而后，国民党军队败退到这一孤岛，随之流离台湾地区的大陆人员竟达数百万之众，海峡两岸从此断

绝了文化交流。因而，台湾小说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的影响方面是比较少的；而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是英美）及日本文学的影响比较多。这是台湾小说不同于大陆小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尽管如此，台湾几代作家仍以他们天才而艰辛的劳动，不仅为中华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将是不朽的，如白先勇、柏杨、李昂、汪笨湖、三毛……

本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是当代台湾的获奖小说。每部作品都围绕着“情爱”这个永恒主题，给读者一一展示了其中的瑰丽与丑恶、甘美与辛酸、完整与残缺。尽管其中有摧残妇女的典妻、换妻的恶习；有童妓、暗娼痛苦哀愤的呻吟；有“午夜牛郎”扭曲畸形的丑行……然而，读者还是能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衷地感悟：“情为何物？”

由于水平有限，编选中若有谬误与不当之处，尚望海内外读者海涵指正。

方 楠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于京城

卷首语

问世间情为何物？

且不管她是纯洁的、畸形的、变态的，一旦沸腾，迅速掀起石破天惊的心灵震撼；且不管她是完美的、残缺的、善变的，一旦拥有，瞬间的辉煌宛如火焰恣意燃起凡人的每一个细胞……

像狂飙巨浪，涡漩中体味魂荡九霄的酣畅；象纤柔白云，悠扬中飘飞灵肉搏击的呐喊；象少女玉手轻盈地梳妆起欲死欲仙的痴醉；象疾弹的弦键，痛楚深处油然升起莺鸣百转……

无数男人和女人，苦苦寻觅，苦苦跋涉，以血的滋润，以神的虔诚，把种子埋进每一块丰腴的心田……

尘世浩大，因她而美丽旖旎！

人生苦短，因她而庄严永恒！

责任编辑：韩继海

封面设计：永升

目 录

白先勇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1)
李 昂	爱情试验.....	(17)
李 昂	人间世.....	(30)
李 昂	有曲线的娃娃	(43)
李 昂	昨夜	(63)
汪笨湖	騷	(86)
汪笨湖	我妻的速隆美	(121)
汪笨湖	补鼎续火	(127)
黄子音	欲望城	(134)
柏 杨	拱桥	(156)
郭良惠	睡眠在哪里	(186)
古蒙仁	碧岳村遗事	(260)
陈稼莉	遭遇	(319)
陈稼莉	这一夜 星儿都黑	(376)
何 索	台北天堂	(395)
萧 飒	爱情的颜色	(452)
履 疆	两个爸爸一个妈妈.....	(477)
郭强生	成人教育	(500)

陈千武	猎女犯	(523)
江 离	流星曲	(562)
彭小妍	圆房	(584)
施叔青	困	(610)
施叔青	窑变	(633)
今 灵	蜗牛	(665)
陈 彦	世纪姻缘	(680)
袁琼琼	小青与宋祥	(696)
冯辉岳	小镇印象	(714)
欧阳予	花瓶	(730)
三 毛	星石	(743)
黄文鸿	沉情	(761)
廖辉英	今夜微雨	(788)
廖辉英	玫瑰之泪	(861)
廖辉英	旅人	(893)
廖辉英	昔人旧事	(937)
周腓力	先婚后友	(971)
王幼华	欲与罪	(1011)
李 黎	城下	(1061)
葛爱华	年轻旧事	(1104)

苏伟贞	陪他一段.....	(1160)
苏 对	花缘	(1181)
张彦动	妻的脚	(1198)
洪祖玖	美丽	(1212)
许振江	客舍青青.....	(1240)
戴文采	边城双侠.....	(1255)
江 上	有一个死.....	(1271)
江 上	黑色大蝴蝶	(1287)
彭树君	蔷薇岁月.....	(1303)
蒋晓云	掉伞天	(1334)
曾阳晴	绝对值得为她把头发挽起来,不是吗?	(1376)
曾阳晴	母亲的情人是女儿的情人	(1388)
朱天心	天凉好个秋	(1405)
朱天心	采薇歌	(1425)
朱 衣	丽华	(1466)
朱 衣	五色	(1504)
郑清文	故里人旧.....	(1550)
康 安	洞	(1570)

蒋家语	关山今夜月	(1586)
郭玉文	抢	(1607)
商晚筠	痴女阿莲	(1616)
刘大任	下沉与升起	(1638)
钟 桦	另一个日子	(1665)
吴淡如	寂寞红	(1676)
吴淡如	这么一个现代的爱情悲剧	(1690)
林黛曼	离魂记	(1703)
陈传兴	熟睡水泥汀上被晒伤而嚎叫的一 条狗	(1725)
吴秀莲	这三个女人	(1741)
苏 菲	小艾这个女人	(1831)
林央敏	饥饿	(1850)
张秀民	舞泪	(1865)
陈正堂	冬日太阳	(1884)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白先勇

当台北市的闹区西町一带华灯四起时分，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便响起了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由金大班领队，身后跟着十来个打扮和衣履风流的舞娘，绰绰约约地登上了舞厅的二楼来，才到楼口，金大班便看见夜巴黎的经理童得怀从里面窜了出来，一脸急得焦黄，搓手搓脚地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们一餐饭下来，天都快亮喽。客人们等不住，有几位早走啦。”

“哟，急什么？这不是都来了吗？”

金大班笑盈盈地答道：

“小姐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我敢不生受她们吗？”

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的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的挂满了一身，她脸上早已酒意盎然，连眼皮盖都泛了红。

“你们闹酒我还管得着吗？夜巴黎的生意还得做呀！”

童经理犹不停的埋怨着。

金大班听见了这句话，且在舞厅门口煞住脚，让那群咕咕呱呱的舞娘鱼贯而入走进了舞厅。

她才一只手撑在门柱上把她那只鳄鱼皮包往肩上一搭，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脸上似笑非笑地开言道：

“童大经理，你这一箩筐话是顶真说的呢，还是闹着玩的呢？若闹着玩，便罢了。

若是认起真来，今天夜晚我倒要和你把这笔账给算算。你们的夜巴黎要做生意吗？”

金大班打鼻子眼里冷笑了一声：

“莫怪我讲句居功的话：这五六年来，夜巴黎不靠了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就能撑得起今天这个场面了？

华都的台柱小如意筱红美是谁给挖来的？

华侨那对姊妹花绿牡丹、粉牡丹难道又是你童大经理搬来的吗？天天来报到的这些大头里，少说也有一半是我的老相识，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倒是捧你童某人的场来的呢！

再说，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

今天最后一夜，我来，是人情，不来，是本份。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下海的时候，只怕你童某人连舞厅门槛还没跨过呢。舞场的规矩，哪里就用的着你这位夜巴黎的大经理来教导了？”

金大班连珠炮似地把这番话抖了出来，也不等童经理答腔，径自把舞厅那扇玻璃门一摔开，一只三寸高的高跟皮鞋跺得通天价响，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

才一进门，便有几处客人朝她摇着手一叠声的“金大班”叫了起来。

金大班也没看清谁是谁，先把嘴一咧，一只鳄鱼皮皮包在空中乱挥了两下，便向化妆室里溜了进去。

娘个冬采！金大班走进化妆台上，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妆镜前，狠狠地啐了一口。

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

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嘴脸在百东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

金大班打开了一瓶巴黎之夜，往头上身上先乱洒一阵，然后对着那面镜子端详着发起怔来。

真正霉头触足。眼看明天就要做老板娘了，还要受这种烂污霉三一顿鸟气。

金大班禁不住摇着头颇带感慨地吁了一口气。

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

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潘金荣的时候，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

其实潘老头儿在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功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的起一座了。

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

她曾经对那些姊妹们淘气下海口：我才没有你们那么饿嫁，个个都去捧棺材板。

可是那天在台北碰到任黛黛。

她坐在她男人开的富春楼绸缎庄里，风风光光，赫然是个老板娘的模样，一个细丁香竟发福得两只膀子上的肥肉吊到了柜台上，摇着柄香扇，对她道：玉观音，你这位观音大士还在苦海里普渡众生吗？她还能说什么？

只得牙痒痒的让那个刁妇把便宜捞了回去。

多走了 20 年的远路，如此下场，也就算不得什么轰烈。

只有像筱红美她们那种眼浅的小婊子才会捧着酒来对她说：到底我们大姐是领班，先中头采。

陈老板，少说些，也有两巴掌呢？刚下状元楼，夜巴黎里那一起小娼妇，个个眼红得要吊下口水来似的，把个陈发荣不知说成了什么稀罕物儿了。

也难怪，那小娼妇哪里儿见从前那种日子？那种势？当年在上海，拜倒在她玉观音裙下，像陈发荣那点根基的人，板起脚指头来还数不完呢？

两个巴掌是有的事，她老早托人在新嘉坡打听了清清楚楚了：一个小橡胶厂，两栋老房子，前房老婆的儿女也早分了家。

她私估了一下，三四百万的家当总还少不了。

这且不说，试了他个把月，除了年纪大些，顶上无毛，出手有些抠扒，却也还是个实心人。

那种台山乡下出来的，在南洋苦了一辈子，怎能怪他把钱看得和天那么大？

可是阳明山庄那幢八十万的别墅，一买下来，就过到了她金兆丽的名下。

这么个土佬儿竟也肯为她一掷千金，也就十分难为他了。

至于年纪哩，金大班凑近了那面化妆镜把嘴巴使劲一咧，她那张涂得浓脂艳粉的脸蛋儿，眼角上突然便现出了鱼尾巴来。

40 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